

金理、孙辰玥、周乐天、谢诗豪、李琦、曹禹杰、汪芦川、欧阳可欣8人正在讨论中

《浪的景观》:以青春为燃料烧出“未定型的景观”

情绪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

金理:周嘉宁小说集《浪的景观》一共收录三部中篇,按照发表顺序,不妨从《再见日食》谈起。这篇和后面两篇《浪的景观》《明日派对》相比,风格似乎有些差异:前者尖锐充满紧张感,后者就有舒缓的笔调。周嘉宁当年赴美参加写作营的经历参与到了《再见日食》的创作中。我会联想起王安忆在爱荷华遇到了陈映真,可能对于作家而言,这往往是具有“决定意味的时刻”。

孙辰玥:周嘉宁所理解的爱荷华和虚构的佩尼亚之间的指涉关系一定是复杂的,当她对这个跨国界的“空间”进行了一番意味的梳理和创造之后,我觉得文本中的紧张感未必指向崩裂,也有可能是要冲击出一个记忆的“出口”。泉在告别前曾对拓说“想象你就是我,一个更为正常的我”,两人都是通过对方来感知并想象自我,然而“对方”常常是以一种既脆弱裸露而又回避触碰的状态出现的,因而彼此只能感受到自己如何在痛苦中消耗能量,但那些创伤却依然还没得到纾解和愈合。所以,我在读小说结尾的时候就不禁想到,当拓得知了泉此前和此后的故事后,说“无论泉在世界的哪一部分再次出现,都代表着那里可能存在的出口”,是不是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拓对于泉,对于这些青年在佩尼亚看似开放中的“封闭”,对于他们未完成的相互理解,会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周乐天:我觉得《再见日食》里拓和泉这两个主要人物过于浮光掠影了。拓简直有些像在指涉川端康成之类的人物了。当然不是说不能写这样级别的作家形象,甚至也可以说作者是在讽刺拓,抑或是讽刺时人对文学作品的判断能力。但不管怎么样,拓在小说中的总体形象还是更像一个感伤的文艺青年而非作家,我看不出他身上本应具备的、与作家身份相符合的思辨能力。如果说对拓的人物塑造过于温吞,那么泉的形象则是过于尖锐且单薄了。作为一个没有真正登场、凭着朋友记忆出现的人物,或许这种单薄还较为说得通一些。

金理:对《再见日食》的意见分歧,也说明这部作品的难度。天才少女是个太过尖锐的人物,仿佛锥处囊中,锋利的尖刃一定会刺破口袋。同时泉和所关联的历史风暴之间的关系又非常逼近。“作为历史的产物”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两点叠加起来,就不会给作家的闪转腾挪的艺术空间留下多少余地。由此来看,我倒能理解拓的“过于温吞”,需要一个性格不那么鲜明、行为不那么主动、和时代的关系不那么直接的人物作为泉的对镜。拓离开日本时与朋友绝交,在

后者看来,当创伤性事件发生过,青年人不应该撤离历史现场。拓的选择可能会接近作家的态度,人在面对时代时可以松弛一些,不那么直截。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大家怎么看待周嘉宁反复提及的申奥成功那个晚上(这不仅是作家自述中青年时代的开始,也是这批作品诞生的原动力之一),国家赢了,青年们无比欢乐,这种同频共振好像又回到个体和时代之间更为直线、单一的关系。

谢诗豪:情绪是这部小说集的核心。三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类似“世界中的世界”的表达。这不是偶然,那些“世界”都指向一种内心感受,比如拓和泉一起停在湖边,感觉自己身处一个世界上最小的世界,“没有其他人可以抵达”。这个“最小的世界”在现实中当然不存在,但它对拓而言却无比真实。再如作为电台主持的张宙,对“我”和王鹿而言活在电波里,却可能比现实中的人更“真实”。这或也突出了小说的真实观,即一种以情感为依托,以可能性为基础,以“信”为要义的真实。

以情绪为中心的写法在《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上是成功的,这两篇小说的人物背景都很轻,读者隐约知道一点“我”和群青的家庭背景,对王鹿、潇潇的过去了解得更多,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他们,进而体会小说想要传递的情绪,有时我甚至觉得周嘉宁是有意地不去“描写”,担心过多的细节会“伤害”情绪。但在《再见日食》中遇到了一点困难,就像金老师所说,历史的风暴太强,人和风暴的关系太紧,像在一股轻盈的乐章中突然出现一个重音,很难让人视而不见。

李琦:再回应一下个人感受和时代氛围的问题。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对小说人物和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周嘉宁来说,可能是一种很朦胧的氛围,为当时那种集体性的喜悦所震慑。这和她从日食这种自然现象中感受到的差不多,为之感动的是那一时刻“共振的心灵和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温柔。有趣的是,这一事件或者说这个夜晚被周嘉宁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个人意义。她曾谈到,这个夜晚是她人生的开始。之前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对世界也没有什么认识,18岁第一次出门远行,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充满了喜悦和友善的梦一样的世界。这个夜晚最终凝结为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标识,代表着她对世界的最初感知,成为她人生中某种底色性质的存在。而这种天真乐观的底色却似乎随着主体的成长,逐渐成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周嘉宁曾对这种矛盾有很概括的表达。她说,因为她的人生底色那么乐观明亮,所以她后来经常会怀疑,这种明亮的底色是不是导致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存在一种偏差。当时的快乐是幻觉吗?如果当时的快乐是真实的,那么现在

的痛苦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我觉得,周嘉宁的这些小说其实是以个人的、细腻的方式呈现了很大的命题:近30年时代的这种曲折走向,给一代人,至少是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造成了一种前后矛盾的生命体验。面对这种矛盾和断裂,他们非常困惑,难以将其解释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周嘉宁小说中那些犹疑滞涩欲言又止的部分,正是这种困惑和困难的表现,她和她笔下的主人公都在经历一种“祛魅”的痛苦。

看见更为辽阔的“青春”

曹禹杰:我们似乎确实能够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指认一个又一个时刻:911、申奥、非典等等。问题在于,周嘉宁真的是要去铭刻这些事件以及它们带来的政经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转折吗?我觉得周嘉宁的态度可能更复杂。《浪的景观》里群青和“我”有一段对话,从中可见群青的态度颇堪玩味,他身上有一种高度的自觉清醒与天然的洒脱不羁,他不曾想过要把眼下的一切凝结为纪念碑,真正让他如痴如醉的,恰恰是在尚未掘通的隧道中冒险的过程。在那一刻,无限的可能性在青年人的面前徐徐铺开,而当种种可能性最终收束为一个固定的出口时,他又可能无比洒脱地将这一切弃之身后,继续迈向远方。我觉得这是周嘉宁写作中难能可贵的一点,也是她对当代文学史中的青年谱系做出的贡献。

汪芦川:对于周嘉宁这一批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80后”作家来说,“青春”是无法绕开的主题。《风姿花传》中曾经提到,一个能乐演员如果到了50岁,之前20岁、30岁、40岁的技艺都还“保存在自己的现艺之中”没有消失,如果这时候再表演20岁,那就是一种复合形态的人生经验累加以后的20岁姿态。周嘉宁曾借用这个例子来谈自己的小说写作,认为这是小说技巧有趣的地方,因为那是复合形态经验的虚构投射,而不是青春本身。但从审美来说,她承认喜欢的人或者世界,确实多少都有些少年心境的投影。对于具有少年感的生命状态,周嘉宁似乎有一种持久的审美倾向。在周嘉宁的作品里,我们能看见青春的实体,而更多的時候,是青春的倒影,一种有历史意味、意涵变得更为辽阔的“青春”。

欧阳可欣:如果回到全书的标题,回到“景观”这个核心意象本身,会发现周嘉宁所有故事的书写都不妨作为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观看方式的产物:超越特定的时空,以明确的“历史的后见之明”进行重构或解构。周嘉宁在小说中不断表现出的在“说破”与“不说破”之间的摇摆,实际可以认为

是对于青年时代懵懂拥有的一切不成熟的想象和激情的确认与保留。身处历史之中,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此时此地的情感与行动在20年之后会激起怎样的波澜,但只要所有这些确实地生成于、黏附于个体,成为个体生命中真实存在过的经验,那么它们就不应当被轻易否定。

周嘉宁在小说中通过还原一种“叠合性”的真实,将中年人的质疑、怀旧、因循、暮气和年轻人的浪漫、肆意、反叛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那些可以被轻松辨认出的属于“80后”作者的反思,还是尚且年轻的一代所表达的否定和怀疑,都可视为对具有真实性的历史事实的尊重、确认、妥善保存。《明日派对》结尾写到三个人在苏州河上违规划船,“我们奋力将小艇划向岸边”,让我一下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于是我们逆水行舟,奋力向前,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当然非茨威拉德是毫不保留地在悼亡一个逝去的好时代,周嘉宁显然不认为过去必然是美好的,她看到这一怀旧浪潮中有意无意的自我美化,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个体重视、重拾旧时光中所发生与没有发生的种种。周嘉宁写到此处时当然未必想到盖茨比,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他们的的确确在对过去年代,尤其是要以青春为燃料才能烧出的景观的态度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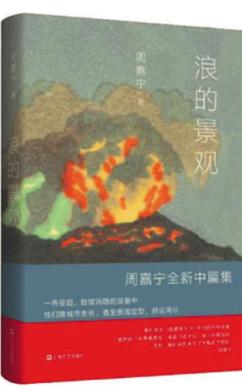
李琦:很赞同可欣的看法。似乎对周嘉宁来说,如实地呈现这种张力、分裂,比选择一个明晰的正确立场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她的诚恳和她的写作的独特性所在。《浪的景观》中写到的那个挖到一半的跨江隧道,即一种“未定型的景观”。未定型的意思就是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呈现出来,还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它虽然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结局就是未定型时期的唯一结局,只不过历史选择了其中一种,后来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一种就是历史的必然,然后站在这个终点一路追溯上去,去解释和批判那个起点。但其实结果和开端之间并不具有一以贯之的唯一的因果线索,而是有着深广的沟壑。对终点的否定并不意味着要连同那个起点也一并否定,在终点处所感受到的痛苦并不能完全解构掉在起点处所感受到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篇小说不是单纯的对逝去的黄金时代和青春岁月的怀念,而是在呈现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一种被压抑的能量。

周嘉宁由此对那个问题——面对今天的痛苦,昨天的快乐是幻觉吗?——做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她虽然在持续地成长和反思,看到世界更多的面向,但她认为年少时所感知到的那种振奋和快乐,那种向上的气流非但不是一种幻觉,还是一份给当下的自己以支撑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W D

望道讨论小组

望道讨论小组由金理召集复旦大学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本科生参与讨论,立足前沿现场、关注当下作品、传递年轻声音。自2016年4月起,每次讨论的整理稿均由望道讨论小组的微信公众号“批评工坊”推送、发布。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谭杰、欧逸舟、隋伦、饶秋晔4人正在讨论中

《灯盏2021》:温柔或炽热的灯盏们,终会汇聚为璀璨星光

主持人语:2022年5月,中国作家网2021年度“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选收录作品均为入选中国作家网2021年度“本周之星”栏目的优秀原创作品,延续往年作品选的体裁,分为散文(13篇)、诗歌(20组)、小说(14篇),包括47位作者,总计35万字。本期云友读书会的四位读者分别从三类体裁出发,对作品进行点评。

谭杰:拨开世俗迷雾,寻找现实光照

《灯盏2021》收录的14篇小说将目光投向芸芸众生的人生况味,透过时代和现实的光照,发掘坚韧、悲悯、温情的力量。其中最令我注意的是吴彦飞的《阮郎归》。《阮郎归》延续了《太平广记》中刘晨、阮肇的故事设置,讲述了在时代浪潮中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中青年罗之秋、卢云舟的故事。两人从乡村到城市求学、谋生、漂泊、定居之后,因各种契机中年重返乡土。他们努力与原生家庭、乡村恢复良性关联,传递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个体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纠结、矛盾、释然的心路历程。

辛弃疾的《阮郎归》以“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起,小说的开篇也是这样一幅画面——夕阳下乱云飞渡,昏黄的天色与游走的浮云映刻纠缠。小说双调并叙,罗之秋、卢云舟二人看似两个平行的人生轨迹实则合成了一个个体的完整多面。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中,流入城市成为乡村青年人的生存常态,尤其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在城市安家安家的青年人,如何抗争家庭和乡土的负面牵绊,如何回望乡土,处理与乡土之间生来亲密、后天疏离的复杂而矛盾的联系,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作者对这个群体现实生活和命运的可能性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欧逸舟:指尖触碰书页的熟悉与惊喜

拿到《灯盏2021》时,我一下就被封面明媚的牛油果绿色吸引了。中国作家网的编辑们在繁杂的工作之余,为基层作者留了一扇窗,每周都会悉心选登一部原创作品,作为忠实读者,我也一直对这个栏目保持着关注。但当它们被集结成册,握在手中,竟是如此丰盈厚重,这是我不曾想到的,编者的用心与坚持,作者的赤诚与纯粹,更是令人感佩的。

王建刚《北漂的老人》借由主人公杨三泰的视角,聚焦北京像素这一近年来愈发具有代表性的地标社区,以及生活在此处的、为了子女北漂的老人。小说将生活在这“二十一栋时尚、动感、蜂巢状的高楼组成的大风车旋转样式排列的建筑群”中形形色

色的人,以万花筒般斑斓的笔墨描绘出来。“北京像素”中的生活随着孙子的出生、成长渐次展开;俗世烟火,也串联起了遛狗的东北龙哥、搞摇滚乐的青年、乒乓球协会的老板、清洁工老陈、被子卖了三套房的老孙等人的故事。小说尾声,70岁的老徐找到了真爱,这样的好运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似乎是一种偶然,却也是必然。

双鱼的小说《沂蒙旧事》以散文笔法写乡村生活、少年心事,颇有一些汪曾祺的韵味。主人公徐长卿年少而早慧,生活是那么地纯粹,快乐又是那么地简单,是槐花树上掉下来的小斑鸠,也是名唤“小肉揪”的小羊羔,更是与小燕的相依相伴。而这些简单的快乐都在成长的过程中逐一破碎。童年的坍塌、成长的阵痛、快乐与忧愁,一切都在小说中诗意而柔情地流淌着。

《关于苏茜》是我读来感到熟悉而又惊喜的一部作品,博爱胸襟在清苦生活中无限地舒展开来。编辑细心地标注这是一个丈夫为捍卫妻子而“出击”,但最终还是要与生活达成和解。杨帆《蜗牛邮局》既忠于小城生活的日常,又试图以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对其进行解构。期盼未来有更多丰满圆熟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更多阅读的惊喜;更期盼大地上温柔或炽热的灯盏们,有一天能汇聚为璀璨星光。

隋伦:写作空间的想象、经验与语言意识

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及时的文学信息来源,但碎片化阅读、浅尝辄止般满足于视觉表象的文学体验也普遍存在。所以,当看到《灯盏》书系出版的时候,我觉得它能有效克服零散和碎片化阅读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选编出版的过程也给文学传播带来了新的成长点和参照系。

大体来说,《灯盏》里的诗歌风格素朴自然,语言醇厚直,对自然与故乡、亲情与爱情等的抒写真挚深沉,表现出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关怀,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质感。其中刚杰·索木东《重刊》(外二首)对家乡以及甘南的生命记忆,在地域

观念和内涵上都有着深刻的体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阔自由的想象空间。而安蓝的《旷野之上》(组诗)是面向自然的书写,诗歌以平等阔达的生命观看待人与自然的书写,体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与清醒认知。木一伊《树林中的小屋》则细腻感人,诗人以舒缓的语调和对时间的感觉,表现出流淌在生命深处平静的爱与光芒,在温馨的画面里凝聚出饱满的精神力量。有趣的是,《灯盏》里的诗歌虽然以现实题材居多,语言和艺术手法也并不复杂,但在当下更为聚焦个体经验的诗歌写作中,这种有意识地拒绝修饰的自我束缚的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勾销了诗歌与复杂现实的隔阂,使诗歌不至于变得过于零碎和单薄。如水过河的《背景》(组章)在语言上就比较直接、有力,具有一种真切的纪实感,使人感受到温情中暗暗涌动的空寂寂寥,也透射出诗人生命中鲜活的体验与经历。野老《种菜所悟》则通过简朴自然的语言,构建了一种主体想象中的乡村生活,其中沉淀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也常见,它通过诗人巧妙的构思和联想,蕴藏着对现实的深层反思与揭露,也可以说是以“模糊”的表达凸显“清晰”的神韵。《灯盏》里的诗歌能看到诗人通过艺术处理所进行的间离,在对生活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上,承载了诗人足够的想象与创造,显示出诗人主动的艺术自觉意识,表现出的审美空间也更加有意蕴。如西库《玻璃、废墟及其他》中对事物辩证的构想,语言本身所带有的成熟爽朗和诗的主旨融为一体,从而与诗的意义之间形成足够的张力,冷峻里透着深沉意味。董欣潘《秘药》(组诗)在谦稳的表达中展示了生命的活力,其对海洋的观察与理解,使海洋更具现代想象的丰富内涵,展现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王永苓《山中》(组诗)则是结合自身经验的冷静表达,日常意象在诗人笔下复合缠绕,产生阅读上的疏离与陌生,使诗歌充满形象的质感。而诸如英雄《庄家的青春期》(组诗)对于“静”的体悟、罗国雄《月下忆荷》(组诗)从古典中汲取诗意、菩提花开《明亮的事物》(五首)中谣曲般的节奏与律动感等等,都对诗歌的表达有着新的开拓和延展,它们和《灯盏》里的其他诗歌一样,通过独特的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参悟和呈现,丰富了时代中开放多元的诗歌场域,不断增强着诗歌写作的现实意义,而我们所理解的诗的意义,也在阅读和审美中获得了解放。

饶秋晔:美学信仰与生活重构

《灯盏2021》散文卷的作者们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美学想象融入鲜活的生命体验,直觉观照并艺术再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关系,重构独具特色的物我空间和美学生态,给人以丰沛的艺术体验和审美享受。

扎西才让在《他们》中用散文诗一般的文字,勾勒出色彩鲜明、极具民族韵律的艺术群像。他的笔触带着倒刺、毛刺,粗粝奔放又扣人心弦,令人回味无穷。《说书艺人》一章将怪诞与现实揉捏成团,发酵出独特的风味,馥郁的浪漫主义芬芳和浓醇厚重的土腥气混元包裹在说书艺人的形象之上。格萨尔王时代的看见,专门为坏人出谋划策的术士,清一色的红马红袍、戴着金色头盔的天兵天将,喘着粗气和天兵天将厮杀的野兽从扎西才让的笔尖喷薄而出,藏地英雄史诗的浩然磅礴之气随即在读者心中久久回荡。《房子》则被浇筑上鲜明的哥特风格,阴郁和隐喻不急不缓地交织在字里行间。扎西才让用怪诞阴森又凝练细腻的笔法驱使倾巢而出的鬼怪、割断动脉的忧郁青年、乌鸦、蚯蚓、板虫、蜥蜴……在“房子”里狂欢,氤氲出诡异神秘的艺术氛围,也让读者与房子一起陷入长久的冥思。

《烟火探微》中,徐玉向将视角投向最朴素日常的锅、碗、盆。他的文字质朴而极富张力,看似不经意的字句章节井然有序地演奏着民间生活小调,艺术再现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诗意想象,文字鲜活生动,充满情趣,蕴藉悠长,读之如怡在口。通过这些缜密人文的细致描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者在灵感烛照下,借烟火探微生活琐碎,抚金石器皿以为载体,捡拾起经岁月历练而沉淀出的民间智慧和生命诗篇。

同样聚焦人间烟火,毛银鹏的《人间点滴》则透着一种从容宽厚和对世界、人理解的善意。他并不追究遣词造句的骈俪绮靡,而是以冲淡闲适、轻灵朴拙的语言,轻描淡写盈盈满满、蓬蓬勃勃的人情世相。近似白描的文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将语言形式与艺术情思完美交融,始终带有一种雅驯和洗练,句短味永,泻畅通脱。鲁北明月的《沿着盲道往前走》带有鲜明的哲理散文的况味。他着重于细节描写,将盲道的条状凸起比喻为八卦图中的“坤”,又笔锋一转,“盲道给一个特殊的人群共享,必是有大德隐约其中的”。诗性和理性的质素注入“盲道”,感性的情怀和哲学的品格自然涌动。字里行间闪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沉思。诗与思汇聚成思想的洪流,突破了对具体意象的描绘和对个体生活的思考,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患。



云友读书会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组织。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